



「一個演奏家、音樂家，比較像是一個電影導演。作曲家給你寫了一個劇本，你要用自己的想像力把它拍成電影。」休息室內，著名大提琴家王健這樣對記者說。不久前，他剛與香港管弦樂團（下稱「港樂」）一起完成了柴可夫斯基《洛可可主題變奏曲》的再一次「拍攝」。琴音醇厚、內斂，又忽而輕快舞動，琴弓最後垂下時，如潮的掌聲湮沒了台上儒雅的音樂家……

今年5月中，王健攜手港樂完成了樂團的內地7城巡演。與樂團的老朋友們有機會相處這麼長時間，「有點像小時候參加音樂節的感覺。」他開心地笑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Desmond Chan/港樂



◆著名大提琴家王健向觀眾致意。

著名大提琴家王健： 演奏家如同電影導演

「第一次和港樂合作，應該是2002年吧。」王健慢慢回憶，「這麼多年來，樂團慢慢越來越進步，本身的質量完全不一樣了，可以說去到另一個層次。過去的十幾年，它招募了很多更加年輕的非常優秀的音樂家，再加上音樂總監的帶領，（港樂）的演奏質量已經非常高，國際上也是領先的。」

巡演總讓人記憶猶新，王健說，因為平時獨奏家與樂團相處，大多就是兩三天的時間，這次則有機會和港樂長時間相處，更從南到北，穿梭不同城市。「有點像小時候參加音樂節的感覺。」他笑說，「而且和這麼好的樂團合作，每次演奏都不大一樣，因為我們並不需要非常謹慎小心地合作在一起——這已經很自然地達到了，還是可以很放鬆、很自由地去發揮。」

每次演奏都是作品的再次復活

此次攜手港樂，王健為觀眾帶來的是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題變奏曲》。這是柴可夫斯基唯一一部大提琴作品，曲風多變，對演奏有着極高的要求，而王健對此曲的演繹，曾被《紐約音樂評論》譽為「極為出色，音樂感異常豐富且細膩」。

王健曾多次演奏這首樂曲，記得2018年他曾攜手港樂音樂總監梵志登呈現此曲；2014年亦曾與著名指揮余隆合作演繹，此次巡演中二人則再次合作，於細處磨出不一樣的火花。

這真是首頗有緣分的曲子吧？「對大提琴家來說，所有的曲子都是很有緣分的。」王健笑道，「因為我們的曲子太多了！如果你和鋼琴家聊，他可能說我一輩子只彈莫扎特，因為有足夠的曲目。但是作為大提琴家是沒有資格這樣去選的，我們整體的曲子加起來還沒有鋼琴的一個作曲家的曲目多。所以說，每一個大提琴獨奏家都是多面性的，他必須是，否則無法生存。我們每個人都是從巴洛克到巴赫，一直到近代的東西都要去接觸。」

但《洛可可主題變奏曲》的確是王健的最愛之一，「可以用多姿多彩來形容。」在他看來，樂曲

展現了各種各樣的情感，能夠體現大提琴的各種音色和情感，並且如此精煉。「不光有深情的演唱，還有非常歡快、幽默、振奮的東西。體量不大，但是非常豐富和絢麗。」

要說這首曲子的挑戰，也正正在於其變化多端。「對大提琴挑戰很大。」王健說，「它特別要求演奏得輕巧些，這個大提琴不是不擅長。我們拉那種



◆著名大提琴家王健（左）與著名指揮余隆默契十足，老友鬼鬼。

歌唱性的東西、長線條的東西很擅長，但是拉這種很幽默很快的東西就很難。」

說起與不同指揮合作演繹此曲，王健分享，就像與不同的朋友聊同樣的話題，感覺很不同。「古典音樂為什麼可以被大家喜愛這麼長時間，就是因為它每次都不大一樣，每次的演奏都是作品的再次復活。」他說，「一個演奏家、音樂家，比較像一個電影導演，作曲家給你寫了一個劇本，你要用自己的想像力把它拍成電影。但這個電影吧，你不可能說每次都把自己想要拍的東西全部拍進去，每次都不太一樣。而每一個導演對着同樣的劇本拍的電影也不一樣。這也是古典樂的魅力。」

追逐一隻永遠在前的兔子

作為享譽世界的大提琴家，王健已與眾多世界頂尖的樂團合作過，留下無數精彩的演奏瞬間。問他

未來是否還有自己十分想要挑戰的目標，藝術家平實地說道，「不是故意要去做，而總是被迫要去修補很多東西。」

他分享每次聽自己的現場演出，總會覺得不夠好，還有很多缺陷在，「我聽到音樂，但是我的手做不到，還是做不到。」這時常令他陷入沮喪之中。「我覺得自己就像一條小狗，前面永遠有一隻電子兔子，永遠追不上，特別討厭！」然後過了一段時間，又會終於找到解決的方法，「就真的很開心，像是找到法寶一樣，可以又把全部的曲子重新練一遍，我就是這樣進步的。」

從小到大，王健總在經歷這樣的循環，「練好，保持一段時間，開始洋洋自得時，又再聽一遍演出，『我的天！』然後又開始非常沮喪，又找到辦法，又進步，每一兩年就折磨自己一次。」對他來說，挑戰與進步，就是不停修補的過程，「要怎麼追上兔子？但是兔子永遠在前面。」

沒有演奏會時，王健說自己就是普通人，看些好萊塢電影，快樂地放鬆。他喜歡看書，尤其是研究某個歷史片段的著作，也喜歡在閱讀中觀察人性。「但後來慢慢發現，經過藝術家的渲染，人性都是不對的，是假的，添油加醋後不是很真實。」他笑說，自己從小看《三國演義》長大，津津有味，後來嚴重發現自己被騙，覺得異常氣憤，就去看了《三國志》，「好枯燥啊，一點藝術性都沒有，但起碼知道這是比較真實的。看《三國演義》我很討厭曹操，看《三國志》以後發現他挺可愛的。」

對他來說，語言容易矯飾，音樂則難以說謊。那種直接傾瀉而出的真實情感甚至無法用語言來描述，「任何時候如果用語言把音樂解釋出來它就死了，被框死了，失去了永恒的生命。」

對於短視頻及社交媒體，王健並不抗拒，他認為古典音樂也可以利用社交媒體來接觸觀眾，「但要記住不能為了要在抖音上展示自己而放棄了音樂的特殊性。」在他看來，古典音樂尤其不能失去自身的儀式感，「為什麼人類歷史上，主持祭祀的人權力巨大？因為他可以在精神上讓你超脫。所有人都有精神世界升華的需要，嚴肅的藝術就是給我們提供這種升華的工具，所以古典音樂必須要有儀式感。我反對那種後面打着霓虹燈火花裏胡哨的演出，沒有效果的。只有肅靜和虔誠，才能讓自己沉下心來，面對自己靈魂的時候才能體會高等藝術的力量。娛樂是讓你放鬆，讓你忘記現實，所以需要很響的聲音、各種光線、蹦蹦跳跳，這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古典音樂搞成這樣，就沒有力量了。它要求我們靜下心、脫下面具，很莊重地看自己。」

古典音樂不能丟失儀式感



◆著名大提琴家王健攜手港樂演出。

舞×武 ——以身馭氣、以鼓入陣的《蘭陵·入陣》

◆文：梁偉詩

早於2018年，香港舞蹈團已開展了籌備多時的「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該計劃是香港舞蹈團首個跨界研究及展演項目，通過多位舞蹈團專業舞者兼研究員在習武層面與編舞的重新學習和實踐研究



◆《蘭陵·入陣》攝影：Worldwide Dancer Project

(Practice-as-Research)，探討傳統中國武術與表演藝術中的現當代舞如何圓融一體、擦出創作火花。

首演於2021年的大型原創舞蹈《山水》，明顯是這一波研究下的創作。《山水》走輕靈路子，抓住中國視覺藝術中最常見的描摹自然的水墨題材，著墨於中國傳統書畫藝術與「天人合一」的哲學，嘗試展示虛擬的自然環境，如舞台中央佛手岩般的巨石；舞者身穿寬鬆舞衣慢活於大自然節奏，舞蹈場面沖淡柔和，體現人內在的精神世界，詮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山水》從中國山水畫意象入手，原是安全系數十分高的選擇，武術元素相對不佔主導位置，身體為畫筆、舞台為畫布，由站樁開始一舉一動一收一放從「武之形」取「舞之實」，來體悟武術精神、豐富舞蹈的寬度力度和節奏，揭開「舞×武」互動聯姻的開端。

2022年，楊雲濤編舞的《一個人的哪吒》，進一步肩負「舞×武」計劃的成果展演及舞蹈教育大眾化的任務，整齣舞劇強調編舞家對「哪吒」傳統故事的重新理解和審視。《一個人的哪吒》原是一次「故事新編」，從傳統哪吒的翻江倒海，削骨還父、割肉還母的人物走向，追問探尋真正自由的可能與不可能。舞台上放置如金剛圈的巨大指環，映照生為哪吒的家族責任與不自由——首段蛹般白色大繭橫空出世，新生哪吒破蛹。長大後大鬧海龍王宮，海底大戰大有戲曲中最受歡迎的武術元素：「結結棍棍的打戲」。但縱然如此，《一個人的哪吒》對人物情志的交代，依然倚賴舞台巨環上的劇中人模擬對白，頗為令人出戲。及至「舞×武」第三部曲的《蘭陵·入陣》，香港舞蹈團似乎終於步入自信滿滿的「舞×武」展演水平，以身馭氣、以鼓入陣。

件。顧名思義，《蘭陵·入陣》特別強調蘭陵王的「才武而面美」，尤其「虎度門」般「入陣」的驍勇善戰。南棍和擊鼓，成了最有效將觀眾捲入多場披甲帶刀、奮勇殺敵氛圍的進路。《蘭陵·入陣》舞出蘭陵王「入陣」之姿，「舞×武」的表演性自圓自足，毋用倚賴文字交代人物對話和內心獨白，完全信任節奏和身體律動足以成功說故事——蘭陵王戴上面具如同角色扮演、大鼓上的雙人舞、集體拉弓和擊鼓的人聲鼎沸中，擊鼓所展現的更是舞者的身體力量、呼吸和戰事節奏，呈現狂放又收斂自持的暴烈之美。

如果追溯到「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的初衷，舞者從嶺南武術入手，學習蔡李佛、洪拳、白鶴及八卦掌等多種武術的基本功及套路，再編作出不同舞種、不同形態審美的舞蹈成果。無怪乎，歷時半世紀的台灣「雲門舞集」和後來的「優人神鼓」，老早已對舞者、表演者提出呼吸、打坐、習武和擊鼓訓練的要求，這不但深化形體表演的深廣度，更提升舞者的氣質和文化底蘊。想當然的是，香港在文化與地理上，與功夫、武術淵源更深厚，「舞×武」crossover自然入陣、達陣。

同時，「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對於舞者的體能鍛煉、動作細緻度、風格化舞蹈詞彙、藝術素養乃至文化視野的啟發，也令人想起習武經年的香港作家喬靖夫參演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時的體驗。原來實用的功夫傾向「內斂」，以打中及擊敗對手為目標，動作愈簡單有效愈好；武打場面的表演恰恰追求「外顯」，展現肢體律動的美、情感和力量。同理，有道是「舞」「武」同源，「舞」「武」在中國文化中，一陰一陽、一文一武。「舞×武」再加上鼓樂，如何在當代舞台上融合、演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概是表演藝術上的大學問。

2024年的《蘭陵·入陣》，可說是香港舞蹈團在「舞蹈」與「武術」的研究啟發中最成熟之作。導演及編舞楊雲濤剖析北齊名將蘭陵王高長恭作為一名將軍、一位王者，具有異乎常人的精神面貌和身體條件。

「武林盛舞嘉年華」 壓軸節目「盛舞之夜」

加開兩場 即日開售



週末好去處

「武林盛舞嘉年華」將於7月9日至14日一連6天假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這是全港首創武術與舞蹈相匯的文化藝術嘉年華，讓香港市民與國內外遊客認識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展現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非凡魅力。嘉年華將舉辦多項精彩節目，當中壓軸的「盛舞之夜」大型文藝盛會門票，於5月3日公開發售後火速售罄，鑒於觀眾反應熱烈，主辦方現隆重宣布加開7月13日及14日下午3時兩場，即日起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公開發售。

「盛舞之夜」集內地及香港頂尖藝術團體、舞蹈家傾情獻藝，恍如內地「春晚」的香港版。精彩內容包括：內地一票難求的《只此青綠》和《詠春》，在港首演的《紅樓夢》，中國歌劇舞劇院一級演員唐詩逸的名作《唐詩逸舞》，上海歌劇院精心創排、以舞蹈解碼王羲之《蘭亭集序》的《永和九年》等舞劇的精華選段；香港芭蕾舞團首席舞者亦會帶來經典的《天鵝湖》黑天鵝雙人舞。是次盛會更有兩支原創舞蹈首演——由20位香港演藝學院優秀學生舞者傾力演繹的《鼓舞·武》，以及由兩位武術世錦賽冠軍合作的《武影同行》，以「一掌，一式」、「一躍，一沉」勾勒出武與舞交匯的力量之美。

「盛舞之夜」

日期：7月12日至14日（一共5場）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
網址：www.kungfu-dance.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KungfuDance
購票資訊：可透過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或致電(852) 3166 1288 訂票，或前往城市售票網售票處購買「盛舞之夜」門票。